

莊效震先生

東厂詩鈔

郭琮

曹漱石先生遺像



先生我岳川子泣血年二十
 如家一秋春色初年好時
 懷之酒香滋味時有老不謂
 級級難逢深意則道少後因
 念神我李兄是也懷終是家一話
 痛惜先生甘苦言語斯餘也
 日亦持時王有詩語在雲石老日思德
 如者如不盡之不知流地七宜何可老終難
 伴焚頭腦傷獨餘仙靈舊時則此言此天
 德一日然一語淚地先生初流起望原集
 孤見語 村仙小兒從其言
 漱石先生遺像 曹漱石先生遺像 曹漱石先生遺像

戴序

在心為志詩者志之所之也持其心志所言雖不一必有合乎古者不然吟風雪弄花草雕章琢句以求工卒之為諛淫邪遁之辭而已去興觀羣怨之旨遠矣士生休明盛世聲教翔洽衣食脂足進退出處之間裕如也及夫危亡之續之際則往往慌於利害屈於威武眩於富貴而失其所操持苟非守死善道之君子蓋難與言也吾友曹君漱石既歿之明年其孤修倫蒐集其遺詩將以什梓乞余審定並請序之余讀其詩凡丁丑以前之作盡然以和澹然而平不緣飾以為工不弔詭以於奇若無以異於衆人之為然其邁往丁丑後不甘嬖倖之概時流露於行間善讀者固不難按而得之丁丑而還君以瞠然一老流離轉徙迄無寧居秉大義抱微尚鬱積既多益肆力於詩雖顛而踣決而無激楚嘯殺之音其寬平中和猶不改丁丑以前之度洵乎能持其志者也己卯君年七十賦壽各游談以述懷二章聰明猶強方以為大壽之徵不意辛巳之春遽櫻末疾辭世嗚呼浩劫有歸焉遂至及待矣悲夫君世居章練塘鎮鎮舊隸元和故為元和諸生清季改隸青浦遂占青浦

東 厂 詩 章

二

轉平生致力桑梓教育鄉之人化之其殁也將殯金獎學以永君之思然則君固不待詩而傳也余
憂患餘生棲處海濱行能無似不足以藉君重感修倫亟請之勤質言之俾後之治鄉邦文獻者知
所采擇焉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壬午仲冬戴克寬謹序

沈序

曹子修倫以學詩從余游既余得之於曹子知承其尊人東厂先生意也迨於今將二十載矣曹子貧課徒養親又時節其衣食資以遺余歲無間辛巳春曹子以書來赴曰我不幸孤矣先子易箴時以序詩以篤師誼為最余以是又知曹子之歲時饒問亦承其尊人東厂先生意也嗟夫先生之於我其若是乎今歲曹子寄東厂詩一卷請為序其端余惟平昔舊好自不能已於言先生狀貌偉然風攻舉子業好交游豪於飲晚節習龜息安坐斷烟酒其於文字語言疑若一切屏棄而勿為者然今讀其遺篇見其懷朋舊有詩傷離念亂有詩以至流連山川景物無不有詩然後知文人結習固猶存也先生豈果不為詩哉余嘗論人世悲歡之遇疾痛慘苦之懷有動於中必發為言言所以達其情者也言有韻者則為詩若夫其工與否有天工焉有人力焉非可強也東厂詩宗隨園之性靈意所欲言探喉而出斬乎達情而止矣焉耳初不暇以工拙計也雖然曹子於兵戈搶攘之秋能哀其先人遺帙馳書諸父執筆乞刪拾無倦其孝思亦為不可及不然風雅之道今且掃地世有取其

東 厂 詩 草

四

親嘔心之物以覆醬甑而代爨薪者矣孰能如曹子之鉤鉅析亂視若球璧也哉東厂先生居章練塘鎮故為元和諸生清季其地改隸青浦今為青浦人也民國三十有二年癸未四月同邑瘦東沈其尤序於濠上之瓶東齋

鄒序

曹君漱石與余同隸舊_邑和而君居郡治東曰章練塘鎮歲丙申始奉手於省會領譚示肺腑遂訂交焉君於是時獲_舊嗣後達院試必解后剪燭論文時或策蹇虎阜陶君肅士沈君君崇亦吳籍而家周莊者並嚮僧游商兌學業頗極一時之樂厥後章練塘改隸青浦君出任邑中學務委員滯跡經年過從較密己卯七十曾有詩自訟余亦應和越二年聞已委化悽惋久之君性和易惆悵不華體肥碩長制舉文而亦復能詩考槃寤歌自得風入旨趣子曰修倫亦嗜吟詠今哀輯遺作印訂行世同好者聞之曷勝歡躍吁余與曹君交歷五十年久而相敬早已重其行誼今有子克家能輯其遺著詩雖不多夫亦足以垂後矣民國三十二年癸未立夏節後三日湛如鄒尊堃序于滬西昧園

陸序

曹子款石諱家鼎晚年別署東廠予之中表兄也為人誠篤溫恭有古君子風蚤歲補博士弟子員後努力於教有事業者垂四十年恪勤將事未嘗有絲毫苟且蓋其秉性純厚不肯負己以負人迨年逾周甲猶居上海大公職校國學講席孜孜訓勉弟子坐春風中不覺如飲醇之自醉莫不欣欣然曰曹先生誠我輩之良師也不佞曾與之共事一年風雨晨昏時聞偉論淑身處世之道啓我良多公尤得力於靜坐功故雖體胖氣虧而精力不稍衰丁卯之歲徇子侄輩請退歸鄉里以娛暮景然遇地方公益事頗能仗義執言造福桑梓顧雖或譏謔與人無疾言遽色拒人於几席之外故有事人咸樂與之商榷無不領其片言以取決也辛巳孟春與公聚首多日諱及滄桑世局似有一腔憂憤之懷蓄於胸而無可戔終於什之歔歔長嘆而已某日菴茗清諱殷殷話別重訂後會之期見公步履如恆絕無龍鍾病態私心竊喜公之神明貞固而又善於修養證諸栽培傾覆之例不難破毫髮而享期頤也不意別未匝月遽歸道山赴音忽傳至海上迴憶昔年讀君亂離吟暨七秩自訟

詞不啻宋玉之悲秋杜陵之傷亂自有不可磨滅者在乃騷壇逸響猶繞梁間而歲序甫邁遽抱人
之痛吁可哀也已頃哲嗣敍彝表阮於悲思之餘思有以壽其先人者為之編集歷年所遺詩稿
皆下篇請同邑父執戴子禹修許加審定將付梓素且丐序于予予讀其詩無論古風近體類多中
正和平之什絕無矜才使氣之作如其人深得三百篇溫柔敦厚之旨也顧抱道自重如公本
不賴以詩傳然誦其詩即于長言咏嘆中可以覘公性情道德之所寄而想見其為人詩亦烏可忽
乎哉予與公雖僅於近二十年來過從較密然知公有素烏可以不文辭爰述其生平卓行大略以
告世之讀東厂詩者中華民國三十有二年癸未孟春之月崑山陸天放書於章練塘鎮顏安中學
之教務室時年六十有八

曹漱石先生遺詩序

同邑高爾松

曹漱石先生是在民國三十年三月作古的，他那時已是七十二歲的高齡；但就他清健的身體，矍鑠的精神，磊落的胸懷，和慈祥的生口說來，要是沒有日寇的侵略，家鄉的淪陷，磨折他，激憤他，那麼再活上十年二十年，沒有問題的。所以我們對於曹先生的逝世，莫不感到異常的悲痛。但是淪陷中的家鄉，正充滿着黑暗的勢力，所以連一個像樣的追悼會，都沒有舉行成功，這是我們覺得

然而對於曹先生，我們是不能不有所紀念的。曹先生一身的努力，集中於教育方面，便分頭捐集了相當數目的錢，組織一個紀念會，公教育貸金委員會。這一紀念會，本來是極有意義的，可是因為後來法幣的不絕貶值，使我們無法推進這個工作，終於有始而無終地宣告停頓了。雖然這樣，但因這一教育貸金委員會而受惠的清寒學生，究竟也是不少。我們相信這個紀念曹先生的事業，決不是沒有意義可言的。

同時，我們知道曹先生所著的遺稿，很是豐富，很有價值，曹先生高尚的人格，清廉的操行，嚴正的思想，與廣漢的學識，都一一充溢表露於他的詩作中；我們為了紀念曹先生精神永垂，就得把他身前的這些著作，搜輯起來，刊行成書，廣為流傳，當時便決定由曹先生的哲嗣修倫兄擔任這個工作。後來修倫兄雖很快的完成了這一工作，但以抗戰大業尚未告成，而物質條件又是非常困難，遂至一年年的擱了下來。到了今日，離開曹先生的逝世，已快六年了，神聖的抗戰，也已因日寇的屈服而告終。可是國內戰事又接着發生，民生困苦，有增無減，物質條件，依然艱難，我們對於曹先生詩草的刊行，覺得無法再事延擱，便於無辦法中草草的把他付印了。這個集子，在印刷和用紙等種種方面，不能盡合我們理想，却和曹先生著重實際，莫尚形式的精神，恰相吻合，這是值得欣慰的。

因曹先生詩草的刊行，引起了我們對於過去的一些親熱的回憶。

當民國初年，曹先生任青邑教育委員，對於家鄉的教育尤其熱心倡導，不遺餘力。

他那是深覺本鄉還缺乏辦教育的人材，特從遠遠的他鄉去請了杜衡伯先生來擔任顏安小學的校長，同時勸我們也離家塾而進顏安念書，我們當時還只十三四歲，在杜先生訓導之下，對於求智的慾望，一天天高漲了起來，杜校長雖然那時年紀很輕，但他有豐富的學識，和熱烈的精神，所以不僅鎮上的父老，都把他們的子弟，一個個送到顏安來，連他鄉的學子也紛紛要求到這裏來情願做寄宿生，曹先生見了這種情形，興奮極了，他在鎮上的時候，差不多天天到校裏來，和杜校長討論看如何擴充校舍，怎樣籌劃經費等問題。經過他們這樣二三年的撫育，學生在數量上，果然大為增多，就是在質的方面，也很充實。每遇青邑全縣有什麼會試或競賽，我們參加起來，總是名列前茅的。顏安的基礎，便在曹先生這樣的熱心領導之下，鞏固地建立了起來。

曹先生對於我們的到外面去繼續求學，以謀深造，總是盡力鼓勵，多方襄助。那時先父正害了不治之症，家庭經濟，困難得很。對於我們求學時費用的供應，大有不勝負擔之概，但經曹先生的多次懇懇和勸勉，他竟情願借錢來供給我們繼續求學，甚至在他

臨終的時候，還是切望我們不要因經濟關係而中途輟學相勗勉。

社會上的黑暗情形與一般民生的困苦狀況，並不因一隻顏安小學的辦得有聲有色，以及旅外求學青年的日見衆多而有所減少。曹先生不免傷感了，他覺得少數人之努力還是不夠的，單單局限於教育方面的工作，其力量也是薄弱得很的，所以每遇我們出去求學的時候。他總是希望我們將來學成以後，大家要回來替桑梓服務，把腐敗的社會，逐漸改造好，切勿把家鄉置之腦後才對。

對於曹先生的這一慰勉，我們的成應是很銳敏的，我們對家鄉決不置之腦後，我們不僅要在學成以後兌現這一期望；即在求學時期，也要拿出一部分的心力來，盡瘁於改造家鄉的事業。於是在寒暑假中，我們由旅外學友會領導之下，如舉辦義務學校，組織通俗演劇團，召開民衆演講會，發刊練塘評論報……等，凡是含有改造社會的意義的工作，我們一一的趕了起來。曹先生見到我們這樣的活動，總是非常高興，不絕給了我們以有力的鼓勵的指示。

所不幸的，自國民革命的勢力，達到長江流域後，革命勢力內部起了分化，頓使一般青年的熱忱冷卻下來，消極悲觀的氣氛，充滿於整個社會間。曹先生這個時候，也不免失望了，對於家鄉的教育，尤其使他感到不滿。終於迫得他不能不背離了家鄉，隻身到上海來，重過執教鞭的生活。他那時的內心實在是很痛苦的。

曹先生所教的是大公職校，我們那時候正在上海過平凡의 著作生活，同時辦了個小規模的書局。而龔仰之先生，則任職於保安司令部；因為所住的地方離市中心相當遠，所以每週星期六下午，他們方出來到安東開了房間散散心，而我們不論有事無事，亦必風雨無阻的出來，和他們聚會，談談說說，每有什麼學問上的疑難，總是提出來向老先生請教。

抗戰軍興，故鄉淪陷，曹先生始和脩倫兄等，避兵莫干山附近，備嘗艱辛；後又要憤國事，不滿現實，不多幾時，我們便在上海得到曹先生逝世的噩耗。

曹先生一身所盡瘁的是教育。直至他臨終時還是諄諄以發展地方教育，培植青年人

格為言。我們為繼續老先生的精神，特發起紀念漱石曹公教育資金，徵募相當款項，給予故鄉貧苦而好學的青年以一些援助。後來又創辦了個顏安中學，經校長曹脩儀兄數年的奮鬥，地方熱心人士不絕的維護，這個學校，現在已有了相當規模，成了小小章練塘鎮上的一顆慧星。這是我們堪以告慰曹老先生於九泉的。

如今曹先生的詩草，又要出版了，我相信曹先生的精神，必將因此更加普遍播揚而永垂不朽了。

三十六年一月七日於松江

瓶粟齋續詩話

青浦沈其光瘦東

練塘曹漱石先生家鼎舊元和諸生也。詩學隨園。頃其哲嗣脩倫。寄示其東厂遺稿一小冊。錄其佳者。靜坐後作云，斜陽照山暝。飛鳥識巢歸。寂寂雲深處。幽人自掩扉。書齋閒詠云。時聽枝頭小鳥鳴。晝長宴坐覺心清。客來每在斜陽裏。端的人間重晚晴。詠虞美人云。至今秋雨懷西楚。猶為重腫濕淚痕。白菊云。仙教移向江邊種。應有蘆花拜下風。又山如舊雨曾相識。花值新晴倍可憐。狂似次公猶好飲。賢如原憲不妨貧。交從淡處尋知己。言到忠時怕忤人。皆佳。又云，東厂沒於辛巳。嘗為亂離吟三十首中云。大風忽起屋吹茅。入什羣童任笑嘲。略緩牽蘿殊得計。臥看涼月下堂坳。流離顛沛中。整暇乃爾。真堪破涕為笑。

題詞

禹脩先生為東厂詩草屬題并示撰序 寶山吳邦珍士翹

未讀曹君詩先讀戴君序因觀序文辭乃知詩意緒詩人亦云往精魂不俱去喪亂年復年正士例
氣沮氣沮不得宣聲音或激楚而君心氣和處變作常語惟此介然節不顧與世語造次顛沛中方
寸獨寧處試觀滔滔者翫辭復幾許安得讀君詩悶懷一軒舉

題東厂詩草

崑山徐承謨燕謀

放翁遺恨自悲酸老去篇章忍淚看為識詩人忠愛意招魂直欲向雲安

敬題漱石先生遺詩

同邑金祥勳頌唐

矮屋風簷白下寒棘關共戰識荆韓無端鼎足崇朝折頓阻雲程萬里搏閒約吟朋結蓮社旁參禪
理坐蒲團清寧項君岳徐慎侯伯匡幾仰喬辨方鄭湛如戴禹修沈鼎賓諸公及君與余等文郎風雅傳家學一卷遺
詩細校刊清寧項君岳徐慎侯伯匡幾仰喬辨方鄭湛如戴禹修沈鼎賓諸公及君與余等